



洪翼靖奏藁
十五

軍制
軍旅類

共十八

カ 1
3481
15



力 1
3481
15

再探
號 5103
卷 18-15

御定洪翼靖公奏藁卷之二十八目錄



軍旅類 一

軍制 上

御定洪翼靖公奏藁 卷二十八 目錄

御定洪翼靖公奏藁卷之二十八

軍旅類

御製叙

有國則有兵阪泉之師肇於軒轅井田之賦備於周
 官及漢興重兵悉在京師沿邊俱設亭障蓋為彊幹
 弱枝之勢也我朝創業垂統定萬世悠久之基設五
 衛管轄之制兵農相寓則唐之府衛近之外內相維
 則明之衛所如之仍以諸道軍伍皆屬鎮管一有鳴
 吠之警鎮管統屬郡而聽主將節制此鎮左次他鎮
 繼之如常山蛇勢擊首則尾應擊尾則首應至 明



御定洪翼靖公奏藁卷之二十八
廟朝始爲分軍之法散屬列郡於巡邊使節度使防禦使助防將都元帥於是鎮管徒擁虛號及宣廟壬辰之後五衛罷而軍營設卽漢氏京師之兵是也顧今昇平數百年文恬武嬉將而不知編乘之法軍而不知擊刺之術所謂列營不過棘門霸上耳易曰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詩曰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軍旅之事夫子雖不言所慎在戰則有國者其可不惕然而永圖乎謹取公燮理之暇所以修明軍制者彙成一編曰軍旅類其目凡九

御定洪翼靖公奏藁卷之二十八

軍旅類

軍制第一

御製引

我朝軍制在國初立義興親軍衛曰親軍左衛曰親軍右衛曰鷹揚衛曰金吾衛曰左右衛曰神虎衛曰興威衛曰備巡衛曰千牛衛曰監門衛一衛統五領尋置府兵改稱義興三軍府又改諸衛之號爲侍衛司巡衛司以義興右衛爲忠佐鷹揚衛爲雄武金吾衛爲神武左右衛爲龍驤神虎衛爲龍騎興威衛爲

龍武備巡衛爲虎賁千牛衛爲虎翼監門衛爲虎勇
置舍人所令大小臣僚各以其子弟姪孫婿具名保
舉肄習文武之藝勳臣各典私兵 厚陵朝罷私兵
隸之三軍府選甲士二千人周年相遞以充諸衛之
職 獻陵朝改義興三軍府爲三軍鎮撫所隸於兵
曹掌率禁旅輪番宿衛旋以兵曹多儒臣不宜指劃
軍事用武臣爲都鎮撫 英廟朝復稱義興府 文
廟朝改置五衛一衛立五部有統將旅帥隊正伍長
以京都八道並屬五衛至 光廟朝改稱五衛都摠
府置都摠管副摠管五衛二十五部各有四統共一

百統騎兵二統一戰一駐步兵二統一戰一駐每衛
各有遊軍五領而衛各有屬彭排補充隊別侍衛族
親衛忠贊衛破敵衛忠順衛忠武衛壯勇衛是也大
將令衛將衛將令部將部將令統將統將令旅帥旅
帥令隊正隊正令伍長以北關四十人爲親軍衛屬
之虎賁及 宣廟朝壬辰倭燹罷五衛之制而摠管
則只行侍衛衛將部將則分更行巡龍驤忠佐忠武
三衛寓於軍銜忠義衛屬於盟府族親衛屬於宗簿
忠贊忠順二衛及補充隊屬於兵曹別侍衛親軍衛
彭排破敵等衛並罷此五衛之沿革而五衛之時兵

雖寓農若有築城戍邊之役特軫騎步兵舂糧遠邁之勞命以納布雇役此徵布之法之所由起也龍虎營之稱始於先朝而英廟朝有內禁衛獅子衛之設中廟朝置定虜衛屬之兼司僕將凡一千五百人而內禁衛則並預差者爲二百五十人孝廟朝增禁軍一千人置左右別將號曰龍大將虎大將隸之本兵之長顯廟朝減之爲七百分以七番番各置一將罷左右別將單置一人以領之以禁軍而有兼宣傳官兼習讀兼訓練奉事兼捕盜軍官別抄武士事知者孝廟朝罷兼宣傳官別抄武士而

兼訓練奉事後亦隨減其餘至今仍存者事知七人孝廟朝命宣薦出身專屬禁旅然後始擬宣傳官禁旅如無窠則名曰額外待闕填差其後兵曹判書李寅燁請以依舊制內三廳取才者并差禁軍從之又其後兵曹判書閔鎮厚以宣薦人額外甚多若盡差禁軍則取才者當鬱滯請以取才者先差於禁軍遂從之及先朝兵曹判書朴文秀筵白曰古則士夫皆入禁軍如今訓將是也近則不然禁軍日益摧低請以士夫填充先朝從之命廟堂修成節目以宣薦取才四十人部將取才出身守門將取才出身各

十五人合七十人排付七番又以堂上軍官十人禁衛營哨官五人教鍊官三人就禁軍中取才填差而仍定禁軍口傳之式予於丁酉以禁軍軍容之疲殘內禁衛一番定爲宣薦之窠以宣薦武弁中閑散及叅下前銜之出身與閑良取才入屬而初仕遷轉限以六朔未經禁軍者不得擬宣傳官內乘備邊郎叅軍權管及部將守門將各軍門哨官仍於武兼宣傳官一窠以別取才入格人差擬已酉定龍旗標旗奉持十五人分屬七番又因兵曹判書李文源言預差禁軍三百五十人冬三朔所受木繇一千四百疋換

以馬夫契米放其料辛亥減禁軍一番乙卯命內三廳叅下復舊制付壯勇衛禁軍祿窠爲實職三廳窠皆爲兼銜國初有京騎兵一千戶戶有三保保則在鄉而保與戶並收二疋之布以備雇立之資 肅廟朝兵曹判書閔鎮厚減額爲五百 先朝兵曹判書金在魯減布一疋己未罷京騎兵大抵兵曹之有騎步兵於六道其來久矣徵番而分隸於衛所收布而支用於雇價騎兵一萬六千四十九戶並三保稱一戶步兵一萬二千四百一十一戶並二保稱一戶以騎兵一千五百年分六番番各二百五十兩月而遞

後漢書卷之五十一 卷之五十一
先朝乙亥分禁衛營備五營之制以兵曹判書制總
五營爲大中軍其詳在兵將續圖說此兵曹龍虎營
之制置也 宣廟朝倭難甫平相臣柳成龍招募七
十餘人從浙將駱尙志帳下張六三等學習槍劍狼
筩等技遂 命設都監以相臣尹斗壽領其事尋代
以柳成龍益募數千人立把摠哨官以領之成馬軍
二哨步軍二十五哨以李德馨判兵曹兼管都監事
趙倣爲大將韓嶠爲郎質問三手鍊教之法于東征
遊擊許國威部分鍊習盡倣浙兵之制而遊擊胡大
受出來教習因設三手糧及砲保軍餉保並收米布

以補養兵之需 命六道每於式年抄上勇士一百
九十號曰陞戶 仁廟朝加設馬軍三哨步軍五哨
孝廟朝加設馬軍一哨步軍前部十哨 顯廟朝大
將柳赫然請罷前部十哨抄畿民新設別隊四部一
百哨每十抄輪回上番 肅廟朝罷別隊及精抄廳
又罷中部十哨移設禁衛營以餘兵作中司六哨及
攔後一哨 仁廟朝設武科於南漢試取訓御兩營
及畿輔諸郡兵以酬其扈駕守堞之勞因設七局分
置禁中號曰局出身或稱武勇廳 孝廟朝減三局
顯廟朝減一局 肅廟朝命以訓局砲手叅萬科者

通差而一局各定五十置別將三以領之 先朝戊申以出戰馬步軍登武科者一百人設別騎隊乙酉依火砲每位三人之法二十六哨及標下軍中擇一百名爲別破陣此訓練都監之制置也 肅廟朝置禁衛營先是摠戎廳東伍中有精抄軍之號 仁廟朝廷陽君李時白又擇騎兵之驍壯者屬之訓局 顯廟朝兵曹判書金佐明進紀効新書鍊兵實紀等書使精抄軍習行之以本兵勾管其後洪重普金萬基判兵曹益加通變始爲完局號曰精抄廳 肅廟朝兵曹判書金錫胄建請就訓局抽出精抄軍二十

五哨及別隊一百哨置禁衛營又抽中部七百七名爲京標下本兵兼大將以領之十年設別破陣一百五十五年以鄉軍所在邑守令兼把摠罷營將勾管之式步軍二十五番輪回上番兩朔而遞動駕時前後搶軍抄擇侍衛二十九年減軍額 先朝戊申以出戰將士登武科者別置料窠三十二屬之禁營而爲別騎衛二十二年以兵判數遞戎務漸疎罷兵判例兼大將之制別置大將予於癸丑移槍劍軍於壯勇營此禁衛營之制置也 仁廟朝廷平君李貴守松京募兵二百六十餘人選其勇健教以火砲號

曰御營軍俾充環衛仍爲御營使趙存性爲副田大方爲叅謀官益加募集二年李适反 車駕將親征以金蓋國柳舜翼爲御營贊畫使崔來吉爲贊理使韓嶠爲護衛副將屬延平麾下逮扈駕公山又抄旁郡山民之業砲者屬之摠戎廳五年復置御營以李曙爲提調具仁垕爲大將專管教鍊 孝廟朝以李浣爲大將始備軍營之制定保收布稱御營廳部伍有別中哨別三司之名 肅廟朝改以一營五部步軍上番如禁營 仁廟朝以獵砲餘數及降倭子支隸之曰別抄武士 孝廟朝增額六十後減八屬駕

前稱駕前別抄此御營廳之制置也 仁廟朝修南漢山城 命將臣李曙用度帖以攝僧徒分地賦功且設行宮丙寅置守禦使管山城兼領畿左諸郡兵丁丑後以大臣爲上使又置副使皆在京勾管及孝廟壬辰以廣州府尹兼副使 肅廟癸亥朝議以廣州旣屬守禦而又有府尹甲兵財賦事權分異大臣金壽恆李尙真建白移京廳改爲畱守庚午因領議政權大運言還罷 先朝庚午又 命出鎮山城兼京畿三鎮兵馬節度使己卯以守禦入於五營之中而爲前營見帶居畱遞易頻數民受其病 命依

摠營例減其畱守節度之號仍前還住于京廳予於
踐阼之後以守摠營合併或革罷當否詢之廷中及
甲寅罷守禦京廳爲畱守以前營仍罷問于諸將臣
皆言依前以前營稱號予以爲前此出鎮時半京半
鄉京中有營門焉有軍校焉列爲五營之數固無不
可今番更張爲京營之號罷京營之號則五營之稱
可謂皮之不存苟如諸議管理鎮撫營亦當叅操於
合閱爲七營之制矣然則稍過於五行不及於八卦
可謂彼此無當矣大抵兵將續圖說合有商量處兵
曹判書以大中軍身爲三軍司令之任而管下中營

將訓練大將則腰插三軍司命手旗將受節制於大
中軍若當查功罪時又將如何爲之此爲十分掣肘
之端是以續圖說印行之初動駕時行陣去就標信
只下於大中軍則大中軍以令箭分付隨駕大將矣
一將臣不從令而被嚴譴旋 命還收其後大中軍
不得以令箭指揮以此仰度則續圖說制度之釐改
已在於 先朝矣况我 先朝序 光廟御製五衛
陣法遂印頒中外而 教曰京軍門設而兵農作二
五衛之節制約束其可舉而措之於軍門識者之欲
復五衛其來蓋久今重刊廣布者蓋永垂萬世之意

御覽卷之五十一 卷之五十一
於乎盛哉是豈非後嗣王紹述之一端乎然則改五營之制非更張卽紹述也遂命祛守禦廳前營之稱此守禦廳之制置也 仁廟朝命完豐君李曙節制南陽水原長湍三鎮軍務號曰摠戎廳隸都體察使體府尋罷之只存摠戎使之號十七年摠戎使具宏就畿邑束伍擇其精勇千餘人名爲壯抄軍屬于訓局 孝廟朝還屬摠戎使 顯廟朝命京畿觀察使以下受其節制十一年增置牙兵別設把摠哨官 肅廟朝更設體府以許積爲都體察使金錫胄爲副未幾罷之四年復置體府積爲都體察使李元禎爲

副六年復罷十二年摠戎使具鎰以摠戎使專管畿輔兵而割屬南漢及江都無以成軍容請於壯抄牙兵之外又以屯牙兵及保人並與束伍餘額合成三部三十一年築北漢山城設經理廳 先朝又革經理廳移屬摠戎使出鎮北漢勾管山城事二十六年兼京畿兵馬節度使三十六年減節度之號四十年始備軍營五部之制及守禦廳罷以摠廳別作單營爲三營輔車之勢此摠戎廳之制置也 先朝庚午設均役廳兵曹騎步兵之八番十六朔而一周四歲三周者爲六番十二朔而一周減其額一戶三保加

定三保以準保布六疋之數別騎兵爲六番如騎兵之制訓局砲保三萬七十減四百硫黃吹鐵等軍減五百七十禁營別破陣保九百減一百二十硫黃吹鐵等軍減三百五十一米保二萬九千六百二十八換爲布保御營別破陣保九百減一百二十硫黃吹鐵等軍減一千四百十五米保二萬八千九百七十九換爲布保此各營納布減疋之權輿也予於壬寅遵 肅廟乙丑以武藝別監出身三十人交差於訓練都監局出身三番之例命武藝出身及武藝別監之曾經將校者抄擇三十人分番入直於明政殿南

廊乙巳稱壯勇衛仍增二十人倣戚氏南軍之制置五司二十五哨中司五哨在京前司五哨在水原左司五哨在陽城龍仁廣州右司五哨在高陽坡州安山果川始興後司五哨在砥平楊根加平楊州長湍辛亥復禁旅舊制爲六百人而減一番五十人移設壯勇衛五十人付各番俾有闕填補仍用額外內禁衛之規設額外壯勇衛十人以士夫差之又置善騎隊三哨以訓局京畿陞戶二十移屬之馬步標下軍爲五千一百五十二始用兵曹別付料兵房之規以兵房領軍務號曰壯勇營營之設非爲聳觀瞻也專

衛護也予意別有在焉有軍則有餉凡置一軍門害
及生民訓局設而徵三手之稅二疋之布禁御守摠
設而保米保布殆遍六道予又設一營而又如各營
之爲則豈予積費數十年心籌之遐圖遠猷於是出
內帑錢買置穀物於諸道罷內司庄土之厚歛於民
者輕其徭而設爲屯田于兩西以至進上之添補者
賞格之備用者掖隸之冗額者軍制之違式者甲冑
價米之藏於惠廳者內司給代之出於度支者或釐
劃之或全屬之仍命有司推類而求之分多而病民
則作錢以紓其力畱多而傷農則加俵以贍其糧詳

定而換貿者有之給價而移來者有之田不加賦民
不加簽而用常有贏別爲貯置後當有知予之時矣
已酉奉我 顯隆園於水原癸丑陞水原府使爲畱
守置壯勇外營兼壯勇外使壯勇兵房稱壯勇使設
都提舉合扈衛廳以屬之又以曾經戶惠堂人差提
調以管餉爲 園寢而設外營爲外營而設內營是
可以謂事前定則不貽者也歟水原馬步軍制略倣
訓局素稱外都監陞爲壯勇外營體貌尤別依國初
永安道馬軍稱親軍衛之例置親軍衛三百六人卜
定耽羅牧馬人授一鬣照訓局給馬之法而年年補

御定三才圖會卷之五十一
給者只三四十匹罷別驍士設別軍官置一百人步
軍定三司之制而置十三哨仍命馬步軍每年十月
至翌年二月輪番入防於行宮戊午以果川始興振
威龍仁安山五邑屬之外營而軍丁之管於各營各
司者并付之外營禁御上番則以畿內各邑所在禁
衛軍準御營五邑軍數而移屬于御營就禁營鄉軍
每哨減三名以充其代又罷外營兒別武士一千收
米之軍六斗四斗者并減一斗五邑倅稱衛將各隸
守城龍仁曰蒼龍衛振威曰八達衛安山曰華西衛
始興曰長安衛果川曰通衢遊兵將又置新豐衛長

樂衛外營十三哨通五邑改司哨之制爲五衛二十
五部城丁軍及四門衛新豐衛亦用五衛之制蓋五
衛卽 祖宗朝美法而兵農合一如網有目而平時
節制則都副總管主之及有事命將出師故雖在親
行簡閱之時別立左右廂大將分領五衛軍兵而總
管則陞壇侍衛不惟國初之制爲然粵在成周設官
命將之本意靡有不同而自夫衛部罷而軍營設舊
制蕩然先從外營修明衛部故事用寓述先師古之
微意而亦爲闡明大義之一端今茲之舉豈亶然哉
保伍蠲減漢代之豐沛也兵衛拱護 皇朝之鳳陽

也凡百臣工孰不會予意哉五邑既屬地利莫如而
人和在地利之先宜使環華百萬生靈胥告以歡爭
先子來咸有以知我 昔年愛恤元元之盛德至善
也故命五邑納布軍四百九十束伍軍五百一十餘
丁軍二百二十八特減其額 舊園卽二十八年弓
劔之所奉也未忍荒棄依坡州舊 長陵已例位田
許民耕農置鎮屯別將號曰拜峯鎮屬壯營爲別後
司把摠立牙兵二哨鷺梁卽 園幸初程駐蹕之所
也別將移屬壯營軍制如拜峯而爲別牙兵將關西
古城鎮以關防重地凋弊轉甚依摠廳德池屯例爲

壯營自辟之窠管四邑之屯田定五哨之軍校號曰
別中司把摠此予所以設置壯勇內外營之意也公
於 先朝歷縮五營鍊達戎務雖老於行間之武帥
亦不敢抗衡兵禁之分營也經摠之合廳也守禦之
出入也靡不自公手叅贊剖決凡後之籌筆者一見
公奏藁可以知公才猷之萬一也西北武士設廳試
射謂之西北別付料蓋所以慰悅北之六鎮西之七
邑武士也內邊地諸邑亦許抄上而猶有向隅之歎
先朝有合設南北之議以其起鬧紛然 特命革罷
至庚辰復設而公承 命撰進節目西北各四十人

分其半爲出身閑良之窠以二十人糧料試射付料予於己酉特以一視之義西之清南北之南關加設四十人試射付料如右例此西北別付料之制置也設禁御兩營之後置別驍衛別馬隊各七百五十於海西分屬禁御兩營每朔以五十輪回上番而海西各營勅設別武士都試之後健壯者皆願武士而不入於隊衛故列邑以保軍苟充先朝乙丑因海西審理使南泰良言改稱宿衛騎士以別武士中擇門地身手以陞差依禁軍別抄例俾着帖裏與將校等每於上番之時兩營大將設都試計劃居首者直赴

武科庚午以上番之勞弊命宿衛騎士屬之監兵營親御郊館試取出身三百人以五十人爲一番分三番屬兩營公以御營大將管其事予於戊戌命兩營騎士三番中一番用守部薦人俾於都政從久勤差守部將而兵曹臨政取才以爲式此兩營京騎士之制置也至於諸道水陸軍制或以衛部或以營司或爲防禦或爲鎮管或爲獨鎮或爲防守其制不一京畿江原咸鏡平安四道置防禦使始於仁廟朝忠清全羅慶尙三道置營將始於孝廟朝咸鏡南北關置親騎衛三千人始於肅廟朝諸道吏奴作

隊始於三十六年關西兵營設攔後士二千人始於先朝而六道置選武軍官始於二十六年置巡牙兵五哨於畿營始於四十二年各道兒童哨官守禦廳子姪軍之革罷江華武學之稱以武旅始於予卽阼三年己亥東萊待變軍官射夫等五百爲城丁軍始於庚子忠順忠贊忠翊衛兒番納布九百十一人并行蕩滅濟州牙兵四哨革收米之規而明輪番之法始於壬寅設畿營別軍官五十始於己酉關西奴良三手去良奴二字而只稱三手以開願入之路廣州左右府牙兵別將定以驪州牧使利川府使始於戊

午此諸道軍制之大略也若公西北查正節目可謂盛水不漏古人作事周密有如此者予於此三復不已云

自辛未至甲申凡三十五條

以下兵曹

辛未春公

御將

奏曰臣見御門軍士至有貼藁者夫

以堂堂千乘之國御門軍士之如此豈非可歎之甚乎上曰凡襦衣題給冬等二次而今番春寒若此御門軍士貼藁於背者卽予目覩實爲可矜寒猶未解豈循常例令兵曹抄擇顧恤

乙亥秋公

兵判

奏曰上番鄉軍當爲撫恤而京司下

輩之橫侵罔有紀極實爲難支頃因旅帥之呈訴卽爲嚴查究其奸情矣此專由官長矇然溺職之致其在杜弊之道不可置之當該曹司衛將分軍部將並拿問嚴處爲當矣 上曰可

秋公

兵判時

奏曰臣以本曹上番軍接濟之道稍加變

通事略發其端而未及詳陳矣蓋騎兵一戶四人內一人上番則三人治送資裝矣一自減布之後三人所出比前亦減故每於上番之際以他戶中三保割給謂之加保加保之名旣涉苟艱臨時割給未免胡亂且加保異於元保名雖割給卒歸色吏輩之私用

上番軍之難支職由於此邑訴紛紜情狀可矜臣意則加保之法永爲革罷每於上番時自京每朔給料六斗每當給布二十尺或錢一兩事甚便好問其自願與否則渠等攢手齊聲惟恐不成自今九月當爲始以此施行而料米則均廳二軍色給代錢中量其所入依一軍色例以米割給事定式舉行且新番點立時衛所及各處情債浮費逐年增加而可駭之名不可殫記詳問裏面則上番軍資布中自本官直爲定數除出以送云此尤萬萬寒心第此弊之至今未禁者以應用公下之亦入其中故也收斂鄉軍以充

御製皇朝通志卷三十一
公用苟且不正有甚於下輩之索賂今此京料變通後比前所捧不無餘剩衛所公用從優磨鍊其他憑藉徵索一節各別嚴飭俾除鄉軍巨弊而此非一時申飭之事自本曹成節目以給若或違越不遵則隨現重繩事亦爲定式好矣 上曰所奏誠好依此定式施行

兵曹上番軍料布磨鍊節目

上番軍本是宿衛軍卒內而收斂永爲革罷外而例債別爲痛禁此後衛所與本曹摠府所屬若復有如前侵漁之弊則毋論所捧多少下輩繩以重

律當該官員依定式草記論責○衛所公用出於鄉軍情債之中故下輩徵索亦由於此從今以後所謂情債毋論公私用一併革罷○衛所無他物力則其所應用自本曹磨鍊以給然後本所可以支過新令可以遵行公用及員役衣資通一年木三同二十二疋上下○防番之弊不但由於鄉軍之圖便京司下屬輩利其雇價恣意犯科萬萬寒心且聞防番之時謂之死軍而徵錢云生軍之稱以死軍者是豈可忍之政自今爲始所謂防番與死軍之稱一切痛禁此後若有如前襲謬之弊則

下屬移刑曹重繩當該官員草記嚴懲○上番軍元保外雖給加保而每名京外浮費所出少不下二三疋甚至於三四疋兩朔入番之糧往來路費之資何以辦得以此之故賣衣乞食或不免餓死道路其爲矜憐有不忍言京外別爲痛禁元保三疋依前劃給使之資裝上來加保之法永爲革罷自京每朔給料六斗每當給布半疋或錢一兩而毋論豐凶移易不得俾有聊過之地○每當上番軍二百五十名毋論大小朔每朔每名料米六斗前月晦前上下番臨時木半疋或錢一兩上下

俾作行資○每當上番軍前月二十五日本曹點考下衛後當朔晦前本曹郎廳進去均廳放料○衛所分軍部將軍丁書員道次知書員領率上番軍待令均廳以爲次第受料之地番軍直處不可一時俱曠折半相替受去○料米六斗容入作斛每名一斛呼名上下番軍持腰牌當身待令然後上下而若有冒名受食之弊則當該分軍部將次知書員各別論罪○軍人等受料時或稱例債若有從中橫奪之弊則犯者移捕廳重繩當該書員亦以軍中收斂例施行○上番軍兩朔料米

受食後若有逃闕之弊則保布四疋依例還徵料
米代二疋亦自本邑收捧上納而若受一朔料後
逃闕則一疋收捧

冬公兵判奏曰各軍門習操中軍行營者蓋以各營
軍制大將之下中軍都管部司故也兵曹判書雖兼
五營大中軍規模則稍異於各營中軍之專管該營
凡於親閱時壇上軍務雖可舉行至於行營則五
營大將各主號令兵判不當替行而續兵將圖說
親閱時開營行營一依各營行營之法而載錄文勢
語脉有若大中軍可以行營者然兵曹判書如可行

營則其當闖入於何營乎軍制掣肘實有行不得者
此必未及照檢之致此條件預先釐正然後前頭
親閱時似無妨碍難行之端矣上曰所奏誠然兵
判既為大中軍則壇上稟事雖當舉行行營則不可
為矣續兵將圖說中開營大文當付籤耶公曰既頒
之冊有難付標以今臣所奏後聖教出舉條詳載
於各軍門所在冊子中臨時遵行恐好矣上曰可
冬公兵判奏曰兵判摠五營之大中軍則動兵及隨
駕時雖奉承上命指揮號令至於常時文移往復
則一從衙門品數朝體當然軍門之呈牒兵曹終涉

聖朝軍制考卷之八
掣肘依前節目互相通關好矣 上曰軍門楷書關
子兵曹則草關可也

甲戌冬 上從朝議命分禁衛營之合設於兵曹者

公御將承 命與諸臣撰成兵曹變通節目

兵曹變通節目撮要

大司馬以本兵之長摠管京外諸軍則事權之重
迥異各營而兼帶禁營故反與訓御守摠諸營混
稱而并列體貌不尊節制有碍况兵將圖說續成
之後尤不可無變通定制之道雖以禁營事言之
當初設置倣御營而均其軍摠與訓局而同為宿

衛并稱三軍門者今至七十餘年而第因兵判之
數遞登壇重任作一傳舍由前而論則軍制之掣
碍如彼由後而論則營門之疎虞如此我 聖上
深軫正名之義洞察受弊之源斷自 宸衷特下
絲綸使本兵之長依舊制摠五營而為大中軍只
領龍虎營自茲以後本兵則體統尤重而可責管
轄之實効禁營則專管有人而可祛疎漏之積弊
戎權營制名實兩得應行條件開錄于後○兵判
既兼訓御兩營提調禁營亦一體兼帶○大司馬
既摠五營 親閱時節制等事一依續圖說舉行

御覽卷之三十一
禁旅訓習之節自前禁營教鍊官次知舉行矣
今既分營則兵曹不可不別置教鍊官本曹堂上
軍官二十五員內除出十員六員則改爲教鍊官
四員則改爲旗牌官使之講習兵制教飭軍卒而
其中二員專屬別將至於 舉動習操時判書陪
行外全數定送於別將所久勤則教鍊官堂上軍
官兩廳中一都目只一人輪回遷轉教鍊官旗牌
官通計久勤禁軍陞差窠則堂上軍官中八窠教
鍊官中一窠旗牌官中一窠定式以存元定窠數
旗牌官一窠則以標下之能通兵書者受講陞差

禁軍窠軍官則勿論堂上堂下取才陞差○大司
馬既領禁旅則各色標下不可不參酌新設牢子
十二名巡令手十名吹鼓手大旗手各十七名燈
籠軍十名帳幕軍十名卜馬軍五名都牌頭書字
的各一名合八十三名定額而劊刺手入於其中
故不爲別磨鍊六色軍常時分排輪番習操則以
各其名色分用教鍊官旗牌官所率兒旗手各一
名定給○兵判前排隨駕時牢巡各五雙習陣與
坐起時則牢巡各八雙定式隨駕時三軍門牢巡
各一雙坐起時則牢巡各二雙習操時牢巡各三

御定軍器考卷之四
雙定送而各持旗幟機械定將校領來仍爲陪行
訓御兩營陪旗手五名依前排番定送禁營亦依
此舉行而并以軍服待令三軍門陪使令各一名
又爲定送○禁軍習陣每月十八日元定期會而
處所定於露梁以別將爲中營舉行遮日以三軍
門操場畱置者輪回排用而該營帳幕軍數人亦
爲定送所用藥丸三軍門輪回進排後自本曹計
其用下成關以送于該營禁軍救療醫藥禁營分
設之兩醫司官員例爲待令自今以後隨駕或赴
操時兩醫司官員中一員依前例輪回來待禁軍

與標下軍着意救療而丸劑則以本曹待令者取
用湯藥則自本曹隨所用計價上下○兵曹坐起
處所以訓局之北營禁營之南別營御營之南小
營輪回爲之別將坐起以慕華館訓練院從便爲
之○禁軍器械庫舍在於禁營軍物打造亦自禁
營同爲舉行今則自本曹移設庫舍令三軍門合
力造建名之以禁軍軍器庫教鍊官及軍官中一
員率標下輪回守直○本兵都巡邏自是古例而
今則體統尤別不可不另加舉行兵判時或親自
夜巡其有不勤者則該軍門大將草記重飭○新

設標下八十三名依別將標下例一朔布三疋兒
旗手十名布二疋磨鍊則一年所下都計爲七十
同零從前別將與七番將標下及各色員役一年
所下及雜下爲一百四十七同零前後通計則當
爲二百十七同零大抵各軍門軍兵接濟之規一
年奉足九疋一朔料米閑良九斗兼司僕十二斗
而禁軍標下之獨以逐朔三疋磨鍊者未免斑駁
一遵他營規式施行米條則以均廳米依軍門例
并縮費上下而移施於一軍色給代則二百十七
同內當餘六十同零以此言之今番加設後加下

不過四同零從前本曹不緊濫下又爲隨便裁減
則今此四同零之數足可以推移給之而所謂加
設料布則自可無加劃之事矣依此舉行○自前
禁軍甲冑環刀弓箭鞭棍旗幟錚鼓軍幕布帳油
芘軍服改備及雜上下等物力計其大略則一年
所需少或三四千兩多則六七千兩而該曹堂上
若未照檢則其所濫下又倍於此上項磨鍊中所
餘六十同零內四十同直爲劃給別置庫中使郎
廳句管犒饋外從前需用處及此後新下者并以
此擔當會計繼用○教鍊官旗牌官合十員身役

比前頗繁只給曾前軍官之料則宜有稱寃加料
米九斗式定式亦以均廳米上下而一軍色給代
中移施○禁軍廳凡事一軍色依軍門規模擔當
而該色員役中定數輪回使之專管舉行

甲戌秋公御將奏曰兵判兼禁營時龍虎營軍物置

諸禁營各設後禁軍器械藏置無處勢將開一小營
矣故相臣金錫胄罷都監一哨設精抄廳禁營罷後
若又有如此之事當為三營門其弊不可不慮矣乙
亥秋公兵判奏曰禁軍軍器藏置處所令三軍門造
成之意臣於昨年陳達矣今則幾至畢役稍成貌樣

凡干坐起足可設行不必須借他營自今番 園行
為始未隨駕禁軍使之畱住於此處恐好矣 上曰
可亦已揭板否公曰既以軍器庫舍造成不宜揭板
而稱號則謂之禁軍軍器庫或禁軍廳矣 上曰禁
軍廳亦龍虎營矣公曰龍虎營乃是權稱也自 上
曾前雖有龍虎將龍虎營之 下教而元無以此定
名之事矣 上曰稱之以禁軍廳有若禁軍入直員
之廳亦與禁衛營相混稱以龍虎營亦為揭板可也
公曰然則今雖以龍虎營為稱不過定其廳名而已
至於別將依前稱以禁軍別將其他凡事一遵前規

無得一毫張大事嚴加定式好矣 上曰然矣龍虎

營距曜金門近乎公曰通路於訓練都監軍餉庫基

址與曜金門為咫尺此則與訓將金聖應當相議舉

行矣 上曰如是則甚近依所達為之

冬公兵判奏曰兵曹分營後將校極為苟簡禁軍二

人依兼習讀事知兼司僕例兼差旗牌官本料外加

料布木以補縮條磨鍊中推移上下久勤使之通融

計仕則本曹元無所費禁軍則可以聳動依此舉行

似好矣 上可之

壬午冬兵判金聖應奏曰火砲禁軍以軍器寺別破

陣取才抄送矣中間七名分屬於禁衛營而此乃他

營門所無獨於禁衛營有之事甚無義還屬本寺為

好矣公左相奏曰此本是軍器寺別破陣之窠而禁

營之分屬即兵判兼禁將時事也今則所當還屬於

軍器寺不然則與其獨給於禁營無寧分排於三軍

門矣 上曰最好一名還送軍器寺而三軍門各二

名分屬可也

甲申夏公領相奏曰 親鞠時不但訓局前排待令

龍虎營前排亦為待令云此是自 上姑未及 下

教者而該營以慎重之道如此此亦軍兵去就宜可

後漢書卷之六 卷之六
以筵稟定式後舉行矣 上曰龍虎營亦爲待令乎
兵判李昌壽曰然矣 上曰訓局龍虎兩營輪回各
五雙待令可也

乙酉秋兵判具允明奏曰禁軍祿試射時閑良沒技
者依他例直赴而出身沒技者在前熟馬帖賜給因
其子之上言而加資者多矣辛未年今領相爲將任
時以既有各軍門之例勿論加資者直赴者宜自該
曹別單書入不可任其紛紜上言之意陳達至有依
軍門例施行之承傳而第其時 傳教中只舉禁軍
祿試射而禁軍賞試射無所提 教故該曹不敢擅

便自其後禁軍賞試射時沒技者閑良則亦依他例
一體直赴而至於出身則依前以邊將除授懸註以
入均是禁旅試射出身沒技而祿試射則加資賞試
射則邊將承傳固已斑駁且別付料元無別設試射
之例只爲附試於禁軍試射而禁軍之賞反下於別
付料者尤有主客倒置之歎宜加釐正矣公領相奏
曰此是臣十五年前所陳達者未能詳記而今以事
理言之當施之賞典宜以別單施行不可以上言而
追許矣既已定式之後同一朝令而兵曹之差異於
軍門同一兵曹之試而賞射之又殊於祿射者俱是

以下
訓局

不可不釐正者况元試之禁軍尤不可以反遜於附
試之別付料臣意則當初 下教時禁軍賞試射一
端似或遺漏而然今依兵判所奏施行恐好矣 上
曰不過一時遺漏者一體舉行事定式

壬午秋訓將具善行奏曰訓局軍制初以戚法倣行
故砲殺手并用蓋出於此而至於火砲不但教習無
人當初則并與器械而不備矣中間有措置者而藏
放無曉解之卒每當習操以軍器寺別破陣若干名
借用豈緩急可恃之道乎臣營每哨中各抄三人限
百名教授諸般火器則公私似無更變之弊矣公

左相

時奏曰各軍門皆有別破陣而訓局以首軍門獨無
此軍事甚疎虞今此將臣所達實是臣等同然之意
若依禁御兩營別破陣例而設置則好矣 上曰成
節目舉行可也

訓局兼別破陣節目撮要

本營以訓練武藝之都監凡係戎務之整頓常若
出門見賊然後方可謂之先為不可勝之勢而至
於火器乃是衝鋒破敵之利器也營中有流來造
置之砲而無主管藏放之人莫知運用之妙與無
器同戎備欠闕之歎久矣迺於向筵以設置訓局

別破陣蒙 允故依兵文一砲管三人之例抄集才敏者使之講習火砲式曉解藏放之法又擇其可堪教師者專一學習期於精通而名之曰兼別破陣仍付本哨臨時出用○左右部二十六哨及七色軍兵中年少識字者依火砲每位三人之法一哨中每三名式抄擇合一百名○被抄三人仍付本哨而每隊十一名式分定其中可堪頭目者一名隊長兼教師差定都旗摠一名兼都教師差定○每名各授火砲式一卷使其各隊兼教師教授未通之前限三朔每朔間十日各隊各自聚會

受講教習○自今以後習操之日營中所在各樣火器各哨別破陣次知領去于教場以爲習放之地○各哨各色兼別破陣限二周年通曉藏放之法然後每哨色一名式還下本哨更擇新軍如前教習以廣成才之道○背講沒卷一年四次純通者居首者木二疋賞給

後數月兵判金聖應奏曰軍器寺別破陣一年只給保布二疋有根着可合之人謀避不入願入之人多閑雜之類每當 動駕時擔銃挾侍者不過十餘人而以無料無制之軍待令極甚可悶且於年終放砲

之時深夜出入於差備至近之處事甚疎虞今若以
訓局團束之節舉行則恐為便好矣公左相奏曰兵
判所達誠有深慮訓局有免役別破陣禁御兩營亦
有兼別破陣自軍門舉行則好矣 上曰常時已知
不緊今則身布亦減其半 動駕時侍衛置之一人
入番除之年終放砲令軍門舉行可也公曰年終放
砲三軍門分排舉行乎 上曰使都監舉行公曰軍
器寺別破陣既除此兩役額數減之乎 上曰依前
勿減公曰然則訓局別破陣設立事則自訓局節目
啓下軍器寺侍衛減去年終放砲之役雖除而額數

則勿減事既承 下教正領隊伍節制之道略加釐
正然後緩急始可用保布官捧分給之規更為申飭
然後亦可支保此則自備局節目啓下好矣 上曰
可

乙酉夏訓將具善復奏曰訓局陞戶立法甚重每式
年各道抄上一百九十名蓋為重輦下親兵之意而
本局將校專以行伍陞差則抄擇之道尤當自別而
近來外邑舉行懈弛或雇立上送充伍之後旋即逃
躲每以京募軍充其代軍兵之壯健終不如一邑之
擇一人者矣公領相奏曰陞戶之法近漸懈弛當為

抄擇者率多富實故百計圖免其所苟充者全是殘
弊無根着者宿衛之疎虞誠爲寒心將臣不必別爲
陳稟一遵事目施行不勤舉行之一二守令草記重
繩則可以懲罪而革弊矣 上曰可

秋訓將具善復奏曰訓局技藝之鍊習軍兵之陞料
皆係於中甸物力凋殘不得設行前大將欲爲舉行
因病未果矣每當式年且多老除者事勢不得不行
而物力無出處 詢問大臣區劃許貸以爲賞格之
資恐不可已矣公領相奏曰訓局物力本來不及於
禁御兩營而庚午給代木磨鍊時所減至於數十餘

同武藝別監加額四十名奉足每年近十同又自本
局當之以所捧之減所加之下計之則一年二年其
所圯敗勢所固然而到今加數給代雖非可論自
朝家別爲軫念有不可已而至於中甸木請貸後弊
所關不可開路矣 上曰此乃爲輦下親兵者依訓
將所奏特爲許施公曰若以中甸之資爲言而劃給
則前頭不無弊端嶺南假山山城所在木五十同姑
爲貸給自本營先爲取用某條拮据數年內還備其
數會錄備局以爲緩急之用似好矣 上復詢善復
善復曰試取之法在於收柱之峻不峻而雖以前例

言之賞資所需或為七八十同或至百同多寡不一至於五十同則太不足矣 上曰既為軍兵特許七十同可也越數日公又奏曰今番中旬賣出愛恤之聖德三軍踴躍云矣今番訓局劃貸之木乃是前頭會錄本非為中旬之資而本營目下需用全為中旬聞其所入至過百同而本營方無畱儲無以繼其賞資云誠為可悶三十同更為加貸以為一體會錄之地似好矣 上曰可

冬訓將具善復奏曰本營軍兵奉足純錢上下實為可矜木布有裕衙門軍門送價換用事甚便當矣公

以下
禁營

領相 奏曰都監事誠如此禁御兩營木儲常年果裕而今年亦不足有難勒令換用惠廳稅作木其數猶優非貢價應下者就此換用事分付好矣 上曰可甲戌冬分兵曹兼管禁衛營別為一營公御將承命與諸臣撰成分營節目

禁營分營節目

今此本營分設之由既悉於兵曹節目之中今不必疊床而至於營中凡干規制自前與御廳無甚異同而今番 綸音之中亦有依御營例舉行之教今雖分二別無可以更張者第當初與兵曹合

設時將校及軍物不無互相推移之事及今變通之後勢不可不略有加減只將一二條件開錄于後○本營大將依訓局御廳兩大將例例兼備局提調○教鍊官依御廳例以二十員定額○本營教鍊官中禁軍窠為五窠而今則教鍊官元數既減而禁軍五窠之仍存未免太多只以四窠為定式所減一窠移送御廳以為均排之地○在前禁衛營以別將廳細樂手推移取用而今則既已分營不可無細樂手依御營廳例以二十五名新定額數

辛巳秋禁將李章吾奏曰上番鄉軍烟戶雜役勿侵事 特教非至一再而各邑守令終不奉行至於將不得奠居之境事極駭然更加嚴飭為好矣 小朝曰大臣陳之公右相對曰民有三役有身而有身役之布有田而有結役之布有戶而有戶役之納戶役即烟戶雜役也禁御兩營正軍則輪回宿衛與他尋常身役者有異故自 朝家特許蠲免其戶役以示優恤之意而近來守令全不畏法間有橫侵之患此而不禁則上番之卒無以支保其為深慮不特朝令之不行此後又復如此則自該營另加詳察即為草

御聽
庚午秋公
御將
奏曰
禁御軍兵終年停番則有資保

以下
御聽

記論罪事申飭好矣 小朝曰依大臣所達舉行焉

庚午秋公御將奏曰禁御軍兵終年停番則有資保

布徵捧之事云故考見本營膳錄則騎保布收捧文

書有之而步保布收捧文書姑未查出此蓋久遠文

書闕失之致也騎步不宜異同步軍停番布依騎兵

例一體收捧似好矣 上可之丙子夏公廣留奏曰

三軍門之設都監為大御營禁衛雖小各各立番矣

今二營停番故都監幾於長番可矜矣禁御軍病則

都監軍獨不病乎停番則不給料故李弘述為訓將

時請移給停番料米於訓局而金錫行不給至於二

營例受錢則無裁減事此則不可不移給矣

冬公御將奏曰御營別破陣三百名自前分十五番

以二十名一朔兩處輪番今則減為百三十名以百

三十名依前分番則董為八名番額之太減事甚未

安臣意則 朝家減定之外自臣營從長推移添入

三十名合為六十名分十六番又除出各色標下中

餘軍四十名名之以兼別破陣依他例分作五番與

元別破陣同為入番則番額比前幾乎相等且元別

破陣自是閑雜無料之軍聚散無常疎虞莫甚今此

兼別破陣以有料元軍恆習大砲藏放之式則緩急

軍旅類 軍制 三五

得力必當一當百矣當此機會若是變通斷不可已矣右相鄭羽良曰御將以此言于臣故臣亦聞之而如此爲之則誠好非但御廳雖禁營若依此爲之則好矣 上曰依所達施行

辛未秋公

御將時

奏曰御營廳軍兵觀武才時各技試

取者勅自己亥故本營元無已去辛未前例今番觀武才各技一依禁營例舉行乎 上曰可

壬申夏公

御將時

奏曰御廳京畿輜重卜馬一百五十

匹再昨年均役變通時混入於革罷中矣所謂輜重卜馬卽緩急所用雖不得盡數復設於畿內其在軍

制終不宜盡革臣營本牙兵中五十名減額以其數移勅卜馬軍則五十之數比前雖爲三之一設置都下隨宜使役則其所得力爲如何哉且臣有屯田經紀者以此接濟則亦無損於本營財力矣臣之留意設施已久而事係軍額變通一番稟定後可以舉行矣 上曰可

癸未冬公

領相時

奏曰禁御兩營停番後都監軍之替

當其役誠爲可矜故以兩營旅需錢依近規劃給都監軍事昨年稟定分付矣追聞其所送之數有違初頭定式本意蓋此旅需錢卽鄉軍接濟者而訓局替

當鄉軍之番則以此錢酬其勞事理當然在兩營應分之旅需鄉軍訓局軍何擇焉而有此剋減豈不未安乎付之軍門歸一未易自備局酌定分付以爲永久遵行之地恐好矣 上曰可

甲申春公領相奏曰自前禁御鄉軍停番如過一年則一年條資保布例自該營徵捧故卽今諸議皆以爲當依例徵捧云而臣意則兩營鄉軍資布均役以前每一保一年所收乃二疋四年一上番者當持八疋矣均役以後減爲四疋所當給代而事有掣礙尙未果矣曾前停番時則八疋外餘數之上納雖云當

然到今減半之後從引前例徵其四疋外餘數則殊非優恤鄉軍之道一經稟定然後始可議爲矣 上曰與八疋時有異特爲除減可也公曰禁御兩營鄉軍停番已久宿衛之道極甚疎虞計今日子二月新番似未及矣自四月新番依例徵召立番事分付兩營好矣 上曰予則限今年欲令息肩訓局軍勞悴亦甚可矜依爲之

乙丑夏公廣尹奏曰本府各樣軍兵曾入於查正廳罷定中京畿審理使亦以此稟達而本府在於高峰絕頂之上居民無以資活故外處軍官皆納除番米

以下
守廳

以為將校輩付料之資此輩族屬皆仰官料以為家業而一朝見失實無資保之道皆有渙散之慮此已可悶而至於外村平民之自願入屬軍官者今若猝然移定於牙兵東伍則此亦為騷擾之端他邑不緊名色固可汰也而此州則元無逃故難充之慮矣守使趙觀彬曰他邑良丁則罷定有效而廣州元無利害之可言矣公曰今番所汰軍官其數多至於一千四百餘名今雖下去府內許多將校實無給料之勢城內城外人心離合之機皆係於此矣領相金在魯曰既知其有害無益則勿為汰減仍存好矣 上曰

可

丙子春公廣留時奏曰南漢為 國家保障重地而培

養武士實為急務一自守禦廳變通出鎮之後執事者類久勤全不收用不但一府將校之抑菀亦非

朝家五軍門一視之意今當丙子尤當慰悅今番都政雖曰窳窄本營久勤中年數較多於諸軍門者特為先舉庶可解重鎮武士向隅之冤矣 上曰既以南漢武士下教其令銓曹依所奏舉行

夏領相李天輔奏曰廣留洪鳳漢筵達以為守禦廳在前則列於五軍門故千別將以下以有履歷者啓

下勿論東西南北之人皆在京隨行矣出鎮之後以
廣州境內中人差下事定式而境內履歷可合者絕
少次次降殺既無擇履歷之實若其所居則距本城
甚遠亦多在京求官者故啓下之後只爲受料初不
隨行於營下蓋其薄料既難客地往畱自營接濟又
無其勢以此之故名編該營而幾不識大將之面又
不知本營之事軍制虛疎亦甚無謂無寧以山城土
校中堂嘉善及曾經邊將者擇差則庶可以平時團
束緩急得力議者以爲東伍營將屬於守令牙兵千
摠歸於土校則諸守令必羞與爲列云而此不必爲

拘且其事勢恐不可不如是變通云守禦廳今雖出
外而既是五營之一其事體異於兩都千別將何可
以城中土着將校備數充差乎境內有履歷可合者
固好如難繼則以京中武弁擇差一依京軍門例似
合營門體貌矣 上曰可

夏 上曰廣州凡百皆入穀率乎公

廣雷時

對曰守廳

東伍之散在各邑者分爲三部中部則中營將楊州
牧使管轄後部則後營將竹山府使管轄至於前部
則廣州府尹爲前營將而管轄分屬各邑矣今則營
將歸於利川廣州東伍宜屬利川而廣州以主民之

獲善書卷之三
官反爲大將利川名雖營將既不得統轄歲抄代定
畱守降行極甚非便經歷雖或代察民事不但非佩
符之官又兼從事則以簽丁受制於營將又違體統
本府各樣軍丁中軍專主故每於代頃之後中軍不
得已行關知委於利川利川只爲回牒而已申飭與
否初非可論且當習操之時中後營將預先知委屬
邑申飭整待而前營將則只爲馳赴於廣州始爲領
軍而廣州軍有頃與否初不預知以平時論之則名
旣不正有碍軍律以緩急言之則動輒相掣尙何得
力臣反覆商量細究方便之道而終無善策矣 上

曰此則大有違於軍制以各邑軍爲前營東伍而廣
州軍專屬大將爲好耶公曰廣州之軍其數甚多實
無推移相換之道且此非時急之事待大臣行公後
商確稟處好矣 上曰可公曰廣州自是保障重地
朝家見待有異於他一城之內雖有地闊等分而營
門師律間兒時仕役或不得免蓋尙武之地軍制維
持勢所不已而亦五衛之遺法也前頭出身後內三
廳議薦時只觀其來歷身手毋得以兒時編旅有所
枳碍然後人心可以興起而亦將爲緩急得力之道
矣 上曰保障之地異矣依所奏施行公曰本廳京

禮部通志卷之六
卷之六
廳將校員役既有酌定之 命卽今時存中戶房軍
官一人教鍊官二人書吏二人庫直二名書員一人
使令六名書字的一人有料軍士十名各樣軍士三
名仍置餘數則當依 傳教分送於京軍門矣 上
曰依此舉行後狀聞公曰京廳有料軍兵外亦有別
破陣二哨卜馬軍七名工匠牙兵十七名而別破陣
則入直於京廳此則何以爲之乎 上曰依前仍置
可也公曰別破陣及卜馬軍雖仍置工匠牙兵尤不
緊此則不可不罷矣 上曰可公曰本廳教鍊官久
勤卽十五人今番變通之後依摠戎廳例戶房軍官

及山城知穀官一人通融計仕以充十五人之數似
好矣 上曰可

丁丑冬公

備堂時

奏曰守禦廳卽五軍門之一也自移

屬南漢之後久而生弊不成軍門模樣臣意則以爲
更當移入於京城矣左相金尙魯曰本廳爲五軍門
之最富者而聞今凋殘莫甚云誠可悶矣當初移外
槩非得計臣亦以爲分離以來置諸城內而亦勿張
大則好矣 上曰守禦廳無財力而然歟尙魯曰雷
守用之矣大凡軍門之物雖膽大者不敢輕用而本
廳出在外方故主管者用之無忌矣公曰守臣之取

德澤堂書影 卷三
用蓋亦出於不獲已者凡當別星使客之行經歷例為支供而經歷以何財當之乎為畱守者不忍翫視送給財力而廣州則既無財穀之所用故每以手下軍門之財穀略略取用且南北屯田積弊蝟集本廳財用日漸耗損臣則以為移置輦下而無為張大專務儲積則不逾三四年可成模樣矣

庚辰夏還設京守禦廳公承 命撰成節目

守禦廳變通節目

守禦使去畱守之號畱住京中本營信地既在南漢設有自京酬應之事即今射亭稱號之處足可

容接京營門加設一欵永為嚴防○經歷及營將減下差出府尹為防禦使前營將討捕使依前兼帶楊州所兼討捕使亦為減下○本州罷分司差府尹則依前管轄於本道道臣而防禦使所授密符及諭書令政院稟旨舉行府尹所授兵符印信及防禦印信令兵禮曹照例舉行營將印信前使用之方在時營將處使之傳授○守禦使依前為兼帶職又依摠戎使例例兼備局堂上所授兵符待府尹辭陞還納政院印信還于禮曹○京畿監司畱守兼銜減下○守禦廳中軍一員別將二員

千摠二員內一員出鎮時減省把摠四員內一員
出鎮時減省此二窠依前仍減哨官二十一員內
四員出鎮時減省所餘十七窠內八窠京居人九
窠山城人今亦一遵出鎮時例毋得變改○本廳
教鍊官本數二十二窠內十二人京居人十人山
城人而出鎮後京教鍊官次次減省今爲二窠山
城教鍊官次次加出今爲十三窠大將旣已畱住
京城山城將校有難長時待令今不可無增損便
宜之道京教鍊官加出五人以七額定式山城教
鍊官依前定爲十窠定額外三人移作防禦教鍊

官○本廳軍官本是兵戶房掌務各一窠付料于
別付料二窠出鎮後只存戶房其餘則一併省減
別出山城料窠今亦依出鎮時例施行兵房以京
人差出○本廳京閑良軍官三百人別武士四窠
出鎮時全減今亦依前革罷京標下軍八百五十
二名內次次減省只存二百餘名而或以山城標
下軍不足代移充或以京營各色軍立番時輪回
事定式出鎮以後軍無統領或在外邑或投他營
名存實無今於還京時若不明白定額則必有憑
藉濫增之弊七色標下牌頭書記并以五十六名

酌定山城標下軍一千五百餘名內除防營所當給之九百三十餘名則餘數當爲六百餘名大將京本鎮往來時京鄉軍卒通融出用則必無不足之理京軍雖一二名毋得加定○防營教練官七員內三員當以本廳教練官移差四窠以知穀官中四員移差所餘知穀官三員移付討捕軍官討捕軍官本數二十人而出鎮之時省減三額此則依前以二十名定額防營別軍官十員內二員移作防營中軍之兵掌務軍官○本廳從事官依摠戎廳例勿爲差出中軍以下諸將校料依未出鎮

時前例○本廳留營別將城機別將依前以有履歷者擇差

辛巳秋守禦使尹汲奏曰本廳出鎮前有料元軍分爲五番矣還鎮後減名數分爲四番事極苟艱以軍情言之渠等不專以料布資生或爲商賈工匠以糊其口而入番期促多至廢業今若加定則可以分排五番而本廳亦可接濟矣 上曰似難矣大臣之意何如公左相對曰本廳還鎮節目卽臣承 命修正者也軍額勢將次次增加而其時則爲其節省姑爲減定矣新右相鄭鞏在本營時料條有所區劃今雖

十七名增加似無大段難繼之慮許之宜矣 上曰可汲曰本廳出鎮前標下軍爲八百名而還鎮後全減之此非有料軍若定三百名則猶勝於無矣 上曰大臣之意何如公曰此是 朝家無損益之事而卽亦出鎮前已有之軍也還設之請許之無妨而三百名之一時充定恐難便先許其半爲宜矣 上曰有料軍則依所達十七名加定標下軍則依大臣所達折半爲之可也

癸未冬守禦使金陽澤奏曰 陵幸時自本廳例有吹打待令之舉收聚鄉軍每患窘急此後則以京軍

中待年或他軍移定似好 下詢大臣處之爲好矣

上曰大臣之意何如公

領相

對曰守禦廳本有京吹

手出鎮時一并革罷還鎮時慮其張大不爲更設矣大將旣在京中則京吹手終不可無又無給料之事則依所請許之無妨但城內部民之軍額漸增亦可

悶只限數十名爲好矣

上曰無過數十名可也

冬守禦使金陽澤奏曰守禦廳別破陣緩急得力之卒也與他軍兵有異而各邑視若尋常代頃之際初不照管事甚疎闊此後則另飭各道依他軍歲抄例看檢充定爲好矣 上曰大臣之意何如公

領相對

曰本營別破陣乃是精兵如當緩急可期得力則代
頃之際一任頭目而本官之無所照檢臣常悶之矣
將臣既以此陳達依各軍門軍兵例許之宜矣 上
允之

以下
檢廳

甲戌冬公時 摠使奏曰本廳鍊戎臺人民生理極為蕭
條燠造幕次移設於營底他處設幕之類嚴禁以為
居民一分聊賴之道似好矣 上曰可

乙亥春公時 摠使奏曰頃因大臣陳達鍊戎臺守直軍
以添餉所餘推移接濟事定式而此外又有月課所
餘以此足可添補舉行而蓋本廳規式以標下人百

五十餘名輪回使役而所謂標卒此是鄉民雖或京
居各有所業私相防番其來已久便否得失姑勿論
軍無定額營無定制大營守直已極疎虞或當有事
出用之時則四散招集不成貌樣今就舊規稍加變
通抄出京軍中有根着多膂力者定為守直軍而并
與從前各處分排軍通計為百餘名以前所仰哺者
及今番區劃者從便接濟使之輪回入直使役此額
中有頃則又以他標下陞定且標下之春秋私習自
是古規而近久廢却從今以後標下軍勿論京鄉每
年一二次草記啓下後分色招集排日私習俾知坐

作進退之節有不可已故今方自臣營定式而不可不經稟故敢此仰達矣 上曰可

甲申冬摠使具善復奏曰本廳所屬南陽水原長湍當初爲左中右三營之制矣見今長湍防營移設於坡州長湍又兼營將則當爲四營而以軍制言之則既過於三營之制且未成五營之制今若以北漢管城將兼爲中營將改作營號以南陽爲前營水原爲左營坡州爲右營長湍爲後營完成五營則軍制似無掣碍之端且管城將恆留本城不得擅離事定式則在保障守護之道亦甚得宜矣公

領相

奏曰以軍

制言之既爲四營之後當添入一營作爲五營一如禁御守諸軍門之例且北漢軍額并僧軍計之足成一營而合於摠廳之時使中軍兼管城將者縱出便宜終涉苟簡又况既多數遞亦不長留故本城凡百十分疎虞臣於甲戌待罪摠使時有所陳達欲爲變通而未果今摠使昨年又有所達至 命稟處而姑未覆奏矣中軍既有本祿管城將亦有朔廩今雖別出管城將少無耗費掣碍之端因此而兼有微見防禦使之爲闔帥階梯者雖防驟躡之弊若論其定法之意則終未免太局所謂各道防禦使其窠甚少之

中今番變通又失一窠名武進塗無以疏通今此管
城將以有地望有資歷當爲防禦使者差送作爲備
望落點之職許以防禦使履歷而計瓜滿年限則視
守令用履歷朔數則依營將擬差後摠廳以中部千
摠傳令仍兼中營將之任到任後無得擅離如有病
故則他千摠替送略做各邑兼官之例以防久曠之
弊則其於定軍制重事面疏滯路之政俱似得宜矣
上曰所奏誠好並依爲之而管城將朔數依防禦使
例未準朔亦依所達施行可也公曰管城將乃本廳
所差下者今雖自兵曹擬差便是本廳自辟該曹擬

望之際與摠戎使往復相議以爲另擇事一體定式
準朔後則不待瓜滿似不無無端徑遞之弊此一欵
嚴加防塞如或不遵該廳難免論責事亦爲申飭好
矣 上可之

經理廳合設摠戎廳節目雖非公之所撰成者
而爲詳沿革付錄于下

經理廳號自今革罷移屬摠戎廳令摠戎使專管
北漢及蕩春臺○摠戎廳移建於蕩春臺○摠戎
中軍兼察北漢管城將依前畱住北漢○摠使旣
管北漢則事體比前有異依守禦廳例從事官一

員差出○北漢及蕩春臺守城軍經理廳元定守
堞軍二百六十六人別破陣二百人牙兵六百三
十五人義僧三百五十名摠戎廳標下軍八百五
十二名壯抄十哨牙兵十哨屯壯抄三哨屯牙兵
三哨軍需保六千五百名吹鐵牙兵八十名合爲
一萬二千一百三十餘名此外摠經兩廳各色將
校頭目旗手員役等又不下六百餘人此數足以
守堞以此舉行○摠廳所屬三營中水原鎮則制
置事面甚重移兵守城非所可論而至於長湍南
陽兩鎮則與水原稍異北漢及蕩春臺守城軍丁

如或不足則兩鎮中某邑軍兵臨時稟旨添補守
城而雖是兩鎮外他軍兵自 朝家亦當觀勢指
揮○北漢所在經理廳上中下三倉三軍門畱營
軍餉軍器及蕩春臺所在經理廳平倉軍餉並屬
摠廳而軍餉糶糴軍器修補依南漢例令摠戎廳
專管○北漢行宮及戶曹倉 御供米事體自別
如欲變通則亦有窒碍仍屬戶曹依前舉行○當
初北漢設築後惠廳之建倉於蕩春臺儲積軍餉
意有所在今不可輕議還罷○經理平倉之上倉
前日許借惠廳者仍爲劃屬惠廳以本廳蕩春倉

餉米移置此倉依前自惠廳句管惠廳蕩春倉舍則還屬摠廳而摠廳之江倉穀物亦令移置○城堞城廊修補及北漢蕩春樹木禁養等事亦令摠廳舉行○義僧山直及募入等事其他應行諸節依前北漢節目使摠廳句管○經理廳及三軍門畱營既已革罷所在軍需軍餉軍器等物數爰自備局別單啓下付之摠廳依南漢例歲末磨勘備局○軍餉元數中三分之一輪回糶糴分給於附近畿邑曾前所受民人軍兵等處而畢納本所無得捧畱至於別還別爲嚴禁如有犯者從重論罪

○經理廳員役及三軍門各倉員役並爲仍前移屬摠廳其中不緊額數待闕勿補次次減省

御定洪翼靖公奏藁卷之二十八

御定洪翼靖公奏藁卷之二十九目錄

軍旅類 二

軍制 下

御定洪翼靖公奏藁卷之二十九

軍旅類二

軍制第二下

自庚午至乙酉凡二十三條

以下京畿

戊寅冬公

備堂時

奏曰水原是畿輔重鎮軍制無異都

監日後緩急必有得力近來兵不鍊習疎虞莫甚專
由於將領輩疲殘不堪任自今別將千摠把摠哨官
旗牌官等以本府出身之內三廳薦者擇差每都目
初入仕取才時自本府望報兵曹始為許赴取才事
別為定式以開自赴之路似好矣領相俞拓基曰若

如是定式則甚便好矣 上曰可

壬午春畿伯洪啓禧奏曰南陽民少軍多島民皆投入於牧子良役之搜括無路云宜有變通矣公領相奏曰牧子若過多則非牧軍子支者不可不查正後移充軍役令該寺報備局處之好矣 上曰可

乙酉春畿伯李景祐奏曰本道雖有營門之名而手下無一親兵雖當緩急實無可恃本營有旗手保一千三百餘名散在列邑若於此中以四五十里邑所在者四五哨作隊以便徵發則常時爲團束之軍可以得力於有事之時而事係軍制變通 下詢大臣

處之爲好矣 上曰領相之意何如公曰畿伯所奏誠然矣名之以道伯又兼兵馬水軍節度使而無一親兵雖以丙丁已往之跡言之有不勝其寒心者若復狃於昇平一向泛過誠非慮遠之道設有可爲之策苟或掣碍何可輕議而今此設施不過以旗手變稱巡牙兵一依守摠兩營牙兵例以近地團束成伍平時間點操緩急按簿調用則其爲得力爲如何哉旣爲作隊則標下自可就其中設置似合許施而規模制置亦當成節目狀聞後稟處爲之矣 上曰可景祐曰本營元無前排全沒威儀若於守摠兩營

各借五名輪次立役則非徒稍成威儀實有號令道
內之道矣公曰畿伯所奏果好而若有急遽之時卒
難待令近畿三四里內所住軍兵定式借用似好矣
其夏公領相奏曰畿伯李景祐啓條列本營旗手節
目請廟堂稟處矣蓋此巡牙兵作隊之舉實出於重
畿臬慮緩急之意道臣旣因 成命有此節目啓聞
之舉而諸條論列俱爲得當並依此施行五年一次
合操時身役半減之代以營穀或撥價餘錢推移補
用事使之一體定式爲好矣 上允之翌日 上曰
畿營巡牙兵已爲變通定制矣何當習操耶公曰年

年設行大習操似好而各邑各有定限令出則自可
待矣至己丑夏 上曰畿營巡牙兵軍制何以爲之
乎畿伯金華鎮曰平安監司李景祐在本營時狀請
作隊而軍物器械猶未準備其後次次措置今則略
成頭緒矣公領相奏曰畿營旗手元數一千四百名
而七百名變作巡牙兵已成軍制緩急可恃餘折半
數若并作巡牙兵軍器凡百次次措備則不甚費力
當爲二司之成伍而遠居者從便換定於近邑則亦
可盡爲朝令夕發之軍矣 上曰畿伯陳所見華鎮
曰作隊一事別無爲弊而元數一千四百名內已作

德澤堂書卷之五
卷之五
隊牙兵之軍裝器械艱辛備給今若以七百餘數又
爲作隊則所入軍物亦當依已作隊例一體措置而
以臣營事力猝難辦出臣意則從便團束一如吏奴
作隊之規以爲緩急之用而至於軍裝器械漸次措
置恐合事宜矣 上曰然則作隊可也

壬午夏公

領相時

奏曰京畿水使趙濟泰狀本備論德

浦花梁注文長峰軍額不均之狀仍以爲元軍則乃
是逐朔排防之卒有難變通而至於保軍則既有已
酉年均排之 成命花梁鎮保軍一百八十六名內
六十六名移給德浦二十名移給德積長峰鎮保軍

九十名內二十名移給德積注文鎮保軍七十五名
依舊仍置而花梁保布每年移給德積者自今置之
事令廟堂稟處爲請蓋此均排之舉雖有已酉年
成命今於三十年後有難猝然舉行更令道臣消詳
往復論理狀聞後稟處恐宜矣 上曰可

夏公

領相時

奏曰今番豐德府使之以申光翼特除

聖意有在而本邑許多弊端無過於軍丁之投屬松
都江都也光翼雖能善治何能與上司相抗而刷還
乎丙辰年間奉 命繡衣立法申禁大有其效矣今
則歲月漸久其弊如前自 朝家變通一如丙辰之

爲然後農民可以息肩而安堵光翼亦可藉手而爲政矣 上曰所達是矣修撰李性源差遣御史使之釐正可也公曰此非時急之事往復本道量宜差送好矣

秋公

領相時

奏曰豐德軍丁事既有

下教而長湍尤

有甚焉民戶甚多軍丁則少宜其充定有餘而士夫家山下居生之奴屬稱以墓直率皆圖免士夫之周旋庇護固已寒心而爲守令者其若畏法何可曲循頃給使此有根着壯實之人終身閑游乃以疲殘無依朝聚夕散之類苟然充數乎事之痛駭莫此爲甚

朝家如欲釐正軍丁則宜自長湍嚴飭矣 上曰聞甚駭然 陵寢守護亦有定數何敢如此此後則人家墓下守直者外皆充軍丁可也公曰雖位高士大夫家墓直一二人外不可頃免况尋常之家乎以今日下教先爲申飭於監司守令然後始可惕念舉行矣 上曰不善舉行則監司重繩守令禁錮終身可也

甲申冬公

領相時

奏曰方外軍丁無橫侵之弊然後小民可以懷保所謂移來移去之法申明云者亦救弊之一端也前此筵中定奪分付諸道今方節目舉行

而此雖舊法監司守令易於放忽以致自陷於罪過前頭御史暗行時自當現露更為預先申飭使之各自惕念好矣 上曰嚴飭公曰目今生民切骨之冤莫過於軍丁之弊閑丁本少之邑固無可論雖有裕之處為守令者或見拘於親舊之請托或被欺於吏鄉之幻弄無故壯丁舉皆勿問率以兒弱及丐乞苟然充定亦或初不代丁以致黃口白骨之勒徵隣里姻族之混侵哀怨所及足干天和若究一分懷保之道宜先痛祛官長之私意使之畏法奉公若擇遣繡衣抽柱摘奸隨其現發繩以重律則國法可行痼弊

以下關東

可除先為出舉條知委八道以為各自警飭無陷罪戾斷不可已矣 上曰所奏略而盡為先嚴飭此後繡衣廉問時如有見捉當繩以重律事分付 壬午春關東御史鄭履煥奏曰原州軍為一道五分之一其老弱黃口之混入理所難免新到判官方欲盡為頃下監司亦給巡營軍官之屬而萬無充定之望移送民多軍少之邑似好矣公領相奏曰不但繡衣歸奏道臣亦有此請而關東何邑民丁有裕可移軍額乎三百餘名決不可猝然盡移姑以一百名商量移之而如此之際必有弊端亦宜申飭矣 上曰

可

以下
湖南

甲戌夏公

備堂時

奏曰今番湖南守令之刊冊外四色

充定者已為勘處而蓋諸道近海之民自前有進上及日次之役故本官除其身役初不舉論於良役矣均稅以後諸般策應一并除減則大同之良役又何可更免以致苦歇之不均乎此後各邑或有浦民簽丁之請則許之無妨矣 上曰可

壬午冬公

左相時

奏曰全羅右水使申思儼狀啓論請

中其一本營轅門內民丁專屬本營舟師而黃原面牧官既難移送則定給牧屬毋得濫點事定式地方

以下
嶺南

官陸軍之在轅軍內者移送他邑事也牧官既難移送則牧屬亦不可容易變通此後冒稱投入之弊另加禁斷水陸軍移換待年豐更議其一右沿公私船隻納稅於均廳節制於本營以為臨急調發之事也所謂節制實有弊端粹難輕議一依嶺南右沿各邑船隻成冊送統營之規而舉行俾知句管之意為好矣 上曰可

辛巳夏公

右相時

奏曰慶尙左水使朴載河啓陳變通

五條其一城丁軍東萊機張蔚山所在納布水軍設置事也有城則當有軍而初不設置者不但良丁之

難得似由於舟師為重故也今以納布之民猝克城
丁臨操往來則不但勞費有弊亦似有騷擾之可慮
其一防布毋拘排朔歲首都捧事也防布新納既是
一年一疋之役一時都捧平時則依例給代臨急則
作為軍需實為便好而但排朔輸番已成流來一道
之規則本營粹然變通似必有掣碍之端其一水陸
軍相換事也水軍之散在遠地者與陸軍之近在沿
邑者從便相換之論其來已久而役有苦歇數不相
當事勢難便至今因循且判府事臣趙載浩按本道
時纔已釐正今又變通則必有許多弊端其一機張

蔚山兩邑俱繫於兵水營若值水陸軍并調之時一
則守令領赴一則代將領赴事定式事也此非獨本
道為然他道他邑亦多有舟師與陸軍兼管處而常
時則操期自有先後若當緩急而一時調軍則陸軍
似重於水軍而亦不必徑先定式其一包伊鎮船船
事見戰船條
蓋此帥臣之五件條陳俱有意見而利害便否有難
遙度更令道臣審察熟講如其無弊可行者則許之
如其掣碍不可行者則置之為宜以此分付本道道
臣一一論理狀聞後稟處為宜而臣之初意以陸軍
稍重於水軍矣今聞訓將具善行所陳水軍則守令

果爲其哨官則比諸東伍之領赴反爲重矣 上曰
三件事依所陳問于道臣後更稟水陸軍領赴事常
時則於水於陸隨其調用守令領赴若并爲調用之
時亦從先後而若一時并舉則水軍守令領赴陸軍
座首領赴而作事謀始必萬無後弊後舉行事分付
上曰予以爲監營無手下軍兵矣果有何許軍兵耶
公曰此乃牙兵而諸道監營皆有之當初設置之意
豈不深遠而絕無操鍊之舉未免有名無實誠可悶
矣 上曰今聞所奏諸道監營皆有牙兵其數夥然
而兩西外無操習之事云有軍無操可謂寒心此後

每年農歇時必爲狀聞行之而若值歉歲狀請退行
事令備局分付

乙酉春公

領相

奏曰南海按覈御史李徽中別單中

其一彌助項平山浦與蛇梁等遠居防布軍以各其
本邑軍換定事也所論雖似便好而一道防案便作
魚鱗有難容易變通今姑置之其一南海之自陰竹
移去騎兵一名還送畿邑等事也自南海觀之添一
額誠有弊而當初移送者旣不得已而南海所不願
之事豈可公然更移於他邑乎此亦有難輕議一體
置之宜矣 上曰可

丙戌夏公領相奏曰前嶺伯鄭存謙條列狀啓其一
彥陽縣民戶六百五十六戶而軍額一千八百四十
七名梁山郡男丁只是二千三百三十五口軍額為
二千八百七十一名故不免疊役徵族之患軍額從
便移送於軍少民多邑事也其二東萊府男丁只是
五千六百七十名而各樣軍摠為一萬一千二百二
十八名或除去疊役或依灣府統營例減給身布事
也其三奉化民戶不過數百而軍摠多至五百五十
餘名及今變通事也其四陝川郡四千餘名之軍丁
無以分排填充而束伍軍之多又為十二哨此又莫

大之弊事也各邑軍丁之難何處不然而彥陽奉化
陝川三邑之民少軍多京外皆稱若無變通則民不
堪而邑難支矣臣與曾經道臣數人反覆商確則彥
陽良軍二百名移定於慶州等民丁有裕各邑奉化
良軍一百名移定於安東等民丁有裕各邑陝川東
伍二哨移定於尙州星州等民丁有裕各邑足可分
排揀弊而不但遠外事勢之不能詳知新監司到任
已久使更入消詳狀聞後舉行東萊梁山兩邑形勢
猶不若三邑之緊急此則置之似好矣 上曰可公
曰嶺伯狀辭又曰知禮縣有牙兵束伍兩色軍牙兵

屬於金烏鎮東伍屬于尚州鎮而父子兄弟非牙兵則東伍也每當習操一室分程亦一巨弊開寧縣亦有此弊開寧至於金烏為三十里知禮至於金烏為一百里開寧東伍則知禮牙兵代合屬於金烏知禮牙兵開寧東伍代合屬於尚州為宜云如是換定實為省弊之要道而軍制變通亦甚重難此亦姑置之乎 上曰可

以下海西

乙亥春黃海兵使趙東晉狀陳私賤東伍疎虞不成樣之弊仍請另擇兼役中精壯者編充團東退出之私賤東伍則移作兼東伍資保官捧資布出給戶首

上詢于諸臣公備堂時奏曰臣於頃年得見故相臣李

健命論列良役變通冊子則以為三局及各司良保所納減半後仍定東伍又給私賤資保一人則民役稍歇軍伍可實云臣初未知為恰好近來深思漸覺其十分有理蓋良丁無以多募則兩役兼定勢不可已資保又為定給則分力趨事緩急可用故也顧今良保身布既已半減私賤東伍日益疎虞古大臣當日之論正為目下救弊之策而趙東晉狀聞所請適又如此臣意則斷然以為可許矣 上曰趙東晉之意欲一併換定耶公曰東伍乃良私俱定者也東晉

之意以爲雖是私賤壯實則姑置之良人中兼役者則請給私賤保一人矣依此施行則雖有兼役之名而無兼役之實矣大抵 聖上所以靳許於兼役者蓋以減正之後旋定束伍則實惠未究民弊轉生故也今此兼役之請雖可許施資保不定給之守令繩以重律然後可以無弊矣 上曰私賤元無定額之事乎公曰摠戎廳標下及軍需保幾皆私賤守禦廳亦然矣 上曰一併改定則誠難次次爲之好矣 戊寅冬宰臣金相福自關西還言道內軍役名色猥雜民無以全保請 命備堂中熟諳事情者與監司

以下
關西

商確定制 上曰摠戎使洪鳳漢曾言此弊自備局往復道臣後稟處道臣閔百祥仍條列弊癘亟請變通領相俞拓基奏曰關西道臣狀論道內鄉武諸廳及鄉校生與各邑私募屬等名色多端良丁日縮自朝家別選旬管之臣叅互取捨嚴立科條作爲刊冊如良役實摠則庶可永久遵守云洪鳳漢及李宗白差下堂上好矣 上曰可至己卯春公備堂時奏曰關西軍丁釐正成冊今方來到臣與僚堂詳細考見則闊狹得中與臣料量大體相符近來人不敢法徵斂多端以致小民之難支今此釐正叅酌事宜可罷則

後漢書卷之九十九
卷之九十九
罷可錄則錄減額幾近二萬民弊可除此定式使
之刊行雖一二名擅自加定則該守令從重懲勵其
時監司從重論罪爲宜矣 上曰可守令定以贓律
可也公曰西路軍丁釐正後逐邑成節目作爲邑摠
然後可以永久遵行矣 上曰可公曰關西閑漫軍
額之從便移額者一從道臣所區處而至於三和龍
岡江西備局句管軍官之全減宣川防別武六百六
十五名入守軍四十七名之並爲量減寧邊定州別
武軍官五十四名之革罷龍川棘城所屬軍一百二
十餘名移送於鐵山德川鐵瓮守堞軍四十名相換

於价川兵營遊六部間年赴操只有其名元無其實
故亦將一體變通依道臣區劃施行似好矣 上曰
可

關西良役查正節目撮要

本道民役初無定制公私征歛靡有恆式名色漸
增額數漸廣一番釐革在所不已今因朝令更加
消詳自兩營所屬至列邑私募可存者存可罷者
罷可減者減可合者合成案刊冊使營邑永久遵
行○監營屬軍之有身役者如壯十部巡別抄各
山城守堞軍官等名色有難移易而至於冒頌軍

官壯十部餘丁親兵扶持巡帥旗牌馬夫私鷹手
假定軍官名色一併罷定轉餉軍官以萬爲額巡
邏軍巡牢保土官保率刪減管餉軍官身役之一
兩七錢有違均一之道以錢二兩或木一疋改定
元數內量減○兵營屬童蒙演別革罷自募軍別
隊軍虞候騎牌量減○亞營之別設軍官軍牢標
下等名色都事雖兼管餉從事官此乃諸路所無
之例並革罷○各邑如黃楊木軍官磨造軍官火
草軍官牢料軍官貿清軍官農俠丁之類或全罷
或量減或合屬○勅需軍官改號以別餉軍官屬

之別餉○各邑之額外生補額生補民生補役生
別案生新增生祭器生祭享生重修生鋪陳生納
田生收布生童蒙生並改號以大同除講生屬之
民庫○譯學生六十名平壤安州義州宣川江界
分排定給○新增冒錄實爲痼弊良民中一番錄
名則並與子孫得免軍役故傾家破產爭先圖入
閑丁日縮闕伍難充至有此黃口徵隣之弊所謂
別鄉廳毀撤新鄉案投火鄉執事革罷三鄉俱備
者外切勿冒錄之意定式○各邑校生經齋任則
永不納錢軍校經哨官則便減身米朝差夕改日

增月加良丁耗實職由於此今後齋任哨官曾經者如難責納身役則專責立番之役○凡身役木一疋錢二兩米六斗自是通行之規而本道身役多寡不齊殊非一定之制此後並依法典舉行○兵營屬游六部收布軍逢點一欵免頃○烽軍烟軍必準一戶兩保之制各以該邑良丁充定○驛卒牧子給保既載大典驛保使之自望牧保勿許良民投屬○沿邑收布中船人爲名而非均廳所屬者並改號以舟師軍官○江界各樣軍兵萬餘名略倣五部兵制添作守堞軍官昌城則革罷除

番剗設戶米並仍前○各營各鎮各山城之直定軍保大爲民弊此後如有闕額則關牒于各該邑毋得直定○三和宣川昌城三防營團東軍並仍舊制施行自各邑代定勿自防營直定

癸未秋公

領相

奏曰儒臣尹勉憲以關西黃口簽丁

之弊有所陳達此弊專由新鄉之冒入也蓋關西異於三南初無地閤等級仕宦未必爲高軍役未必爲卑挽近以來人心漸濫道風大變稍有食根輒避軍役不惜重價圖得鄉帖此所以新鄉日增軍政日縮者也守令中任怨者不但嚴防新帖亦能祛其舊帖

而循私者任意成給無復限節事之雜亂莫此爲甚
如此痼弊若不痛禁則前頭之憂無窮今道臣鄭弘
守法剛明越此時使之洗滌振刷有不可已矣 上
曰黃口簽丁專由於此令道臣嚴查俾無此弊事在
令前雖勿論此後又有此弊若現發於繡衣之行則
守令禁錮道臣重勘以此嚴飭翌月公又奏曰以黃
口簽丁之弊有所申飭於關西而此是諸道通患近
來良丁雖難搜覓若使守令任怨奉公至誠恤民則
豈忍使黃口小兒充於收布之役乎不但此也良布
半減以後尤宜無隣族侵徵之理而均役之初似有

效歲月漸久其弊依舊云已極寒心而身爲守令不
能祛此二大弊則雖或倖道當罰獨不上畏而下愧
方伯又何視若尋常不思所以懲勸之道乎 朝家
先聞而致責則決不止於該守令拿推重繩而已方
當簽軍丁收身布之時先爲嚴飭諸道使之各自惕
念無抵重罪恐宜矣 上曰所奏是矣嚴飭諸道
上曰尹勉憲所奏壯四部之弊何如耶公曰臣亦聞
說弊之言矣平兵壯四部初則散在列邑而充營門
近境之民矣歲久法弛漸及於遠居者故故將臣金
滄爲兵使時以專屬安州之民變通定式以爲嚴束

易調之地法非不美到今兒弱之苟充實由於閑丁之不足閑丁之不足亦由於逃避之多門且安州之境或有六七十里較遠於隣邑近境其所團聚未盡得其實效間或不如前規儒臣所達蓋以此也今若更爲移額於隣邑果可得力而除弊則在兵使金聖遇奉公之道不當以事涉其父在任時而不思善爲釐正於今日如其不然不必強爲更張臣意則令道帥臣商確事勢實摠則毋得加減於故相臣閱百祥裁定之數就其中從長釐正期於除目下之弊便日後之用好矣 上曰令道帥臣親執釐正後狀聞可也明

年春公領相時奏曰頃因修撰尹勉憲筵奏平安兵營壯四部以全屬安州之故未免兒弱之苟充且本州之遠境反不如隣邑之近境依前移額便否令道帥臣商確狀聞事陳稟分付矣卽見關西伯鄭弘淳狀本則以爲本道壯四部兵營專管以後隊伍既定姑無他頃雜色軍亦已釐正則今不必猝變軍制徒致騷擾仍舊施行事爲請前兵使亦以此狀聞而辭意相同矣兒弱之弊嚴禁則可以卽釐遠境之軍換定則可以近聚多少團束之軍伍不可遽然移額者誠如道帥臣所論依狀請置之爲好矣 上曰可

以下
關北

壬午春公

領相

奏曰北道監市御史金鍾正別單以

為本道假率除番捧錢之數營邑不同監營則每名一兩故民之避苦役者爭先投入正軍簽額之難職由於此令道臣通同釐正損多益寡云軍官額數所捧酌定事纔因臣之所陳已有 成命斯速釐正之意申飭本道道臣及句管堂上好矣 上曰可

癸未春公

左相

奏曰臣於北道假率軍官任意加定

之弊有陳達者矣蓋北道營邑近甚凋殘其所容手全在軍官布故年年加充無所限定若此不已則幾何不為關西轉餉軍官之數乎本道以豐沛之地且

隣彼界平時務從息肩之政然後緩急可有得力之望臣意則勿論營邑所謂假率軍官額數自監營查實報備局減數定額略倣良役實摠之例以防其任意加額之弊斷不可已時監司趙似當善為裁量使堂上李彝章一體句管斯速舉行好矣 上曰北道之民亦吾赤子也為道臣守令者焉敢以吾之赤子為用手之道乎嚴加申飭

冬公

領相

以北道詳定後軍額之猥雜奏遣備郎使

之查正仍成節目俾令賚去

北道查正郎賚去節目

本道田賦之詳定軍伍之編籍初非不善而法久
弊生民邑俱病田賦詳定今方釐正而軍政紊亂
亦宜整頓本道以北門鎖鑰之地既無京司納布
之良保只有各營團東之正軍閑丁自可有裕宜
無伏定之苟艱而只緣民無定分百計趨避驛屬
爲逋民之淵藪避役之階梯生髮未燥爭先投托
其所苟充者非雇立疊役則必流丐無依之類侵
徵隣族軍民之嗷嗷無異三南均役之前聽聞所
及寧不寒心茲當改詳定之日宜有一體矯救之
道別遣郎廳查正以來之意纔已筵稟舉行事件

條列于左○良民之避苦趨歇惟意投托者勿論
某役一一查出以爲矯正之地○各邑之民厭軍
役投屬於監兵營者假率保人等名色寔繁額數
無節此乃關西所謂直屬軍也各邑軍政難支之
巨癩職由於此如此之類彙分其居住成冊以來
○良民之冒隸驛籍中間落漏者實是諸道之痼
弊而各驛形止案察訪或藏置不欲出示地方官
者事理不然只據帳籍無路查出待守令之文移
輸送本案憑准於邑籍法外冒錄者抄報于郎廳
郎廳與巡營更加商確俾無虛實相蒙之弊○查

穆宗皇帝 卷三十一

出之後查出名色及數爻邑邑區別成冊懸錄而該邑各樣元軍額數同時牒報

甲申春公領相奏曰頃因海西御史書啓申飭騎士

之弊而北道親騎衛之不擇亦如海西騎士蓋此親騎衛異於諸道兵馬擇其鄉族與將校子枝平時則為渠輩發身之梯緩急則為國家得力之地真是我國莫強之精兵也當初設施之本意姑勿論年前加額時 飭教顧何如而挽近以來紀綱漸弛其所充定日漸淆雜故其中稍勝者羞與為伍百般謀避即今成隊者無異凡軍疲殘莫甚云論其弊源則有

形勢之人闖入於假率之致也若不別為釐正所謂騎衛有名無實將何用哉自今為始必以鄉族及將校子枝中好身手有膂力者依前擇定而前頭御史奉 命之行備郎摘奸之時抽柱考案如有不擇苟充之事則當該守令與監司兵使施以當律事嚴加定式而御史及備郎未知何時當去先為出舉條知委似好矣 上從之

庚辰夏公備堂承 命定西北別付料軍官節目

西北別付料軍官復設節目撮要

西北武士之設廳付料試射而加資賜第計仕而

以下西北別付料

軍旅類 軍制

除拜邊將者蓋所以收拾人才聳動邊方也挽近
以來倖門漸廣弊源滋甚惟我 聖上特命革罷
俾知懲畏旋許復設略改規模而永久遵行之方
條列于左○西北武士各試取四十人而一半爲
出身窠一半爲閑良窠依前設廳稱爲兵曹付料
軍官而料窠西北各定十窠毋論出身閑良逐朔
試射以爲付料之地○本廳久勤毋拘日淺自今
夏都目爲始每都目西北各一人遷轉○本廳爭
闕之弊專由於邊地界限之不爲明白定式也今
於改設之初宜嚴立防限俾不得踰制北六鎮西

七邑外只以兩道不掣眷邊地武士許令入屬而
不掣眷邊地邑北則會寧鍾城慶興慶源穩城茂
山富寧三水甲山鏡城吉州明川等十二邑西則
義州江界昌城朔州理山渭源碧潼龜城龍川鐵
山宣川郭山熙川雲山等十四邑○西北武士之
卽今畱京者兵判開場試取柳葉箭三巡一中以
上已許入屬而未滿元額追後當補者則令兩道
帥臣別擇好身手有才藝者親爲試才抄報兵曹
如抄上禁軍例上來之後兵判試取一如今番試
取例柳葉箭三巡一中以上人許令入屬座目次

第則後試者之矢數雖多於前付者後入者必居於前入者之下此後隨闕追付時兩兵營抄報及兵判試取一依此規○曾經防禦使中有聲望者一人別差兵房於堂上軍官十五員之外使之檢束本廳○內試射時本廳軍官只當朔付料人許令舉案入參兵房軍官率領檢飭○觀武才時本廳軍官當朔付料者除初試許赴未付料者依扈衛軍官例各技初試許赴○本廳軍官既分出身閑良雖曾經守令邊將座目前銜之上必以出身閑良區別書填

以下
騎士

庚午秋 上曰海西騎士何以爲之耶聞兵判李天輔所達自縊之說則慘矣而曹允成亦云斫臂者有之云若然則其怨必多亦甚矜惻矣公御將奏曰不無其怨而何至此乎鄉品之子皆令充隊而惡其名故更稱騎士以爲拔身之塔渠輩初不爲怨矣上京入番時京軍待之無別故心甚痛之云臣以爲 朝家既許以拔身之塔則宜有激勸之道向者行關本道抄選數人上送而其爲人膂力極爲非常故已差軍門矣戊寅夏公御將奏曰海西兩營馬兵之改稱騎士蓋以鄉族差定接待稍異故也今雖停其上番

若其節制則無異於前而近年以來守令慢於奉法率多苟克填差故前兵使崔鎮海論理狀請後兵營所管騎士皆以鄉品填差其時自 上有監營所管騎士一體施行之 特教而監司尚不舉行若其法不合於所見則狀聞爭執夫誰曰不可而既無爭執之事又無舉行之舉朝令之不遵事體之未安誠大矣道臣推考使之依前朝令舉行恐不可已矣 上曰特教之下焉敢若此從重推考卽爲舉行

庚午秋公

御將時

奏曰選京騎士分屬禁御兩營依待年禁軍例而用久勤或加設兩營長官以久勤陞差

或設行都試以爲出身階梯料米雖薄樂赴者必多矣且騎士數尙未停當初意則欲定四百矣臣與兵判磨鍊則三百名似可相當矣且行伍出身率皆貧殘無依雖入格於試才必難納馬矣 上曰納馬事果難矣兵判李天輔曰騎士取才何以爲之乎 上曰閑良則不欲取朴文秀之意亦如是矣行伍出身則六兩似非長技試之以騎蒞則可知耳騎蒞令速爲頒布公曰宜以自願者捧舉案矣 上曰然矣自願與否軍情可見矣公曰重臣朴文秀之不欲取閑良恐是未及周思矣臣之欲雜取閑良專出於立賢

無方之意也今若只取行伍出身則健兒必難得莫若雜取出身閑良或加置兩營哨官之窠使之陞付或爲禁軍與別抄之塔梯人皆知騎士之爲他軍門入屬之履歷則料布雖薄舉將樂赴而納馬者亦多矣上曰閑良則決不可取之矣先取行伍出身數若不足則又試閑散出身以充數也公曰親臨退行則騎士額數不可講定預待故昨日往復大臣今日又爲面議則與初磨鍊者不同矣天輔曰官資保統入磨鍊則三百名可以接濟故欲以此數舉行矣均役廳只給資保則二百名猶不足當以一百名舉

行矣上曰騎士保均役廳亦欲勾管耶公曰非欲勾管也給代甚難故也上曰予欲試騎藹而以行伍出身充填者意蓋深矣而如是則將何以爲之耶公曰一營各五十名則甚不足無已則加定二十名可以相當自上酌定下教後可以奉行矣上曰均役之政只爲軍兵官資保若不盡爲給代則豈成宿衛軍乎并許官資保則可定幾名乎雖四百名亦可充數乎天輔曰庶幾充數矣公曰以四百名定數而以九斗米六斗太九同木計數磨鍊則可得適中矣朴文秀以爲騎士變通若爲騎士地則可以奉

行而若爲均役廳則不當奉行云矣 上曰然矣騎士幾許充補耶公曰臣等昨與再昨連爲試取兩日入格過三百矣 上曰如是則太多將何以爲之公曰納馬者甚少當以納馬者次第充補矣當初則渠輩不願今則聳動於 親臨試射願入者多矣宿衛久曠臣等切憫欲速爲充補而納馬只是十餘人願納者皆定給期限矣 上曰騎士節目無弊爲之而并給官資保乎公曰今則資保亦爲官保而給代矣其冬公御將時又奏曰騎士既已抄定後似不無激勸之道宜出教練官一窠使騎士輩試才抄補似合事

宜矣 上曰訓將之意何如金聖應曰御將所達好矣 上曰靈城爲兵判時教練官抄定矣只抄都監而爲之耶聖應曰然矣公曰騎士自是甲士也本營有皮甲衣其數與騎士相當修補改給似好矣 上曰可翌年公御將時又奏曰禁御鄉騎士下番時例以騎蒞試才矣今則鄉騎士既已停番下番試才專爲步軍步軍元無騎射之事只爲領軍將官而立蒞試射入啓干賞實是事體之未安騎蒞一欵勢將陳白停罷矣 上可之

先是乙丑因海西審理使南泰良別單別驍衛別

後漢書卷之五十四
卷三十一
馬隊變通事令禁將金若魯御將朴文秀成節目
至庚午罷鄉騎士置京騎士而當初鄉騎士之設
施節目先錄于上俾知來歷

海西宿衛騎士節目撮要

當初 國家特置海西別驍騎衛別馬隊各七百
五十名分屬兩京營每朔五十名輪回上番意非
偶然而一自海西各營剗別武士四等試才直赴
之後別驍騎衛別馬隊驍健者百計圖須盡入於
武士故各邑不得已以其保人苟簡陞差疲殘特
甚每朔上番之際自備戰馬及路資京糧所費少

不下七八十兩若不及今變通則非徒無用惟結
衆怨且各營武士則皆是健兒別驍騎衛別馬隊
則盡爲疲卒輕重倒置尤極寒心其所厭避專由
於名號無別之致而既是宿衛事體甚重等級尤
異則亦不可與本道別武士同稱自今爲始特以
宿衛騎士改號以監兵水營別武士中門地身手
可合於宿衛者極擇差出

禁御兩營騎士變通節目撮要

當初海西騎士設置蓋爲別驍騎衛別馬隊之弊而
行之四五年其弊尤甚元額雖過千數宿衛軍兵

散置遠地既甚疎虞且軍制務精不務多故特爲
停番京騎士自兩營勿論京外抄選壯健武士各
以一百五十人定額設置○一百五十人分作三
番每番五十人替直○騎士以三軍門行伍出身
先爲取才填差其餘則無論士夫中庶方外出身
試取充定前銜及嘉善折衝亦爲許試○騎士取
才規矩則六兩三矢百步柳葉箭一巡二分騎葛
一次一中計矢數入格先取才後納馬次第陞付
○騎士所持鞭棍環刀交子弓甲冑自該營門備
給其餘軍服軍裝自備○騎士班次在於哨官之

下別武士之上○該營哨官五窠以騎士取才陞
差令兵曹別爲調用於內三廳積仕四十五朔則
依各軍門將校例陞六許付司果○騎士今定三
番騎士將四員內一員減下○鄉騎士旣已停番
其官資保及標下軍之官資保並移作京騎士保
以爲接濟之地而山郡邑作木沿海邑作米令該
營磨鍊分付一體上納官資保所納米木減半之
代令均廳磨鍊劃給○鄉騎士停番只出於爲本
道武士革罷之意而 朝家之緩急所恃無間於
停番與否依 聖教令本道並其標下軍別爲作

隊以待不虞徵召兩營騎士每年試取施賞之節與別武士通融施行○今此鄉騎士既係京軍門騎士案自本道依前修報兩營隨其有頃以本道別武士次次陞差

京騎士追節目

騎士料布從厚磨鍊事既有 特教且其體貌與禁軍別抄無異依別抄例每朔試射自上護軍至司勇分七等矢數多寡次第付祿亦依禁軍別抄例分兩等移文兵曹成給官教○騎士馬草價每人一年六疋正領則其所勞苦與凡騎士有異每

人加疋一疋○騎士入直處軍裝不可不備戰笠五十件筒箇五十部長片箭各七百五十箇筒兒五十箇馬鞭五十箇腰鉤鐵五十箇交子弓五十張環刀五十柄鞭棍五十柄自各營備給○騎士入直所五十匹戰馬並爲待令誠極有弊依南營入直馬兵例每初日十七匹中日十七匹終日十六匹合計五十匹輪回立待

御定洪翼靖公奏藁卷之二十九

御定洪翼靖公奏藁卷之二十九

